

卷一

第一回

小孟嘗許酒訂盟。大奸雄睚眦中禍。

詩曰：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不可測。

雖笑未必戚，但結口頭交。腹裡生荆棘，

間都城三百里外，有個集賢村。月浦橋住一位官人，姓

和，獻壁之義。父拜銓部少宰，母封二品夫人。垂髫入

歲上，娶了太史方應隆小姐為妻。十六歲便生一位男

生的，因天中節日，取名天節。只是閨怨太重，限于撫養

書名：玉樓春二十四回
撰者：清 燠文堂刊本
卷一：清 白雲道人 輯
內容分類：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雙紅堂、小說、74
編號：D8665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D8665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雙紅堂、小說、7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玉樓春二十四回 燠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龍邱白雲道人編緝
潁水無緣居士點評

東洋文化研究所

玉樓春 第一回

玉樓春卷之一

第一回

小孟嘗詩酒訂盟。大奸雄睡毗中禍。

詩曰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不可測。

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但結口頭交。腹裡生荆棘。

話說大齊代宗年間都城三百里外有個集賢村月浦橋住一位官人姓邵名玉。字嘉取。和猷壁之義父拜銓部少宰。母封二品夫人。垂髫入泮。椿萱并凋。十五歲上娶了太史方應隆小姐為妻。十六歲便生一位男子。是五月端午日生的。因天中節日取名天節。只是關煞太重。限于撫養。

龍印白雲道人編緝
頽水無緣居士點評

為此將他穿了兩耳帶了金環。這都不在話下。單提邵下嘉。雖是書香世澤之家。却淡于功名二字。好的是歌詞咏詩。嘲風弄月。慕的是齊孟嘗。鄒當時一流人品。俠氣干霄。所以座客嘗滿。樽酒不空。西秦東魯。北吳南吳。聲氣嚶鳴的。何止千百。因此人号他叫做小孟嘗。一日偶值二月念五日。東京風俗。這一日不分男女。俱在郊外踏青。遊戲名喚做撲蝶會。邵下嘉就分付蒼頭。預備酒席。往郊外先佔一塊有趣有景的山場。邀了兩三個名妓。同几位詩酒朋友。與馬紛紜前去遊樂。正所謂花咲春風。鶯啼艷日。這些遊女。老的少的。俊的俏的。濃粧的。淡抹的。携手的。並肩的。絡繹行來。邵家佔了一塊地方。纔鋪毡席地。未及把盞。只見家裡一個門役。匆匆來稟說。有一位遠客拜訪。是個應宰生員。河北人氏。必要面會。將名帖呈上。馮着通家盟弟盧杞拜。那邵下嘉是好客的人。見說遠客相訪。就分付門

役發轎去請盧相公。到此相公門役道。盧相公已現在山下伺候。下嘉隨與兩個寵童同門役立邀。盧相公相見。原來這盧杞是一個極奸狼的心腸。最可憎的相貌。只有二尺七八寸長的身材。臉如炭黑。左半邊却又生得古怪。渾如青靛。染成黃鬚。數莖薄似鉄絲。出地黑麻。滿面却如羊肚朝天。請到面時。但見

頭戴凌雲巾。黃多皂少。身穿布道袍。挖舊填新。兩隻醬色襪。頭穿底落。一双半紅鞋。跟倒牆歪。不是武大郎重生今日。定是柳樹精私下凡塵。當下盧杞行到跟前。童子報說。盧相公請到。說尚未完。早已笑倒半邊。這些家人朋友。見了這個鬼臉個。笑得兩眼沒縫。連邵下嘉也忍不住笑起來。一時間打恭作揖。晉接的禮儀。都弄不出來。揖罷。站立個。扯唇掩口。笑個不住。盧杞已竟沒趣。邵下嘉沒法起來。只得分付家人。煖酒入席。

當下圍坐三杯已畢。下嘉命斟大觴。首懇盧杞行令。盧杞推辭。年幼轉求別送。緣開得口。引動眾人。又要發笑。起來這對面坐的就是聞子先。他便欠身說道。既盧盟兄不肯先賜教。小弟忝在痴長。只得僭先了。竟接這杯酒在面前說道。今日良辰勝景。諸英相集。此會不亞蘭亭。大家須要賦詩飲酒。極歡而止。眾人齊道。遵教。聞子先道。今日八客相叙。限定八個詩題。四個七言絕。四個七言律。拈鬪咏句。是甚八題。

蟬琴

蝶拍

魚梭

燕剪

是七言律

茉莉花

蜜萱花

海棠花

水仙花

是七言絕

右將各題書成八紙。摺好。蓋于空盒內。捱次送去。酒到拈開絕句律詩。道題賦就奉杯時。對席按板。要速三板詩。不就者。左右各罰一大杯。四板不就罰二杯。五板不完罰三杯。六板不完。左右罰五杯。合席株連俱罰三

杯。本身出席供役。宣令已罷。當下首座的叫做張愚谷。所作雖不濟。却

弄得將就的。他手拈一紙。是茉莉花韻分香字。酒到時口占一絕云。

清芬堪伴北幽涼。

送得薰風滿院香。

來自越裳移種後。

六宮爭秘綠雲傍。

聞子先笑道。詩雖平。却成得迅速。姑免罰。第二就是自家張愚谷。便把

酒送到聞子先面前。他也拈來。却是蜜萱花韻分風字。遂口占一絕云。

迎秋沾露綻金鐘。

翠帶輕飄怯面風。

香遠北堂逾暗射。

自銷憂字在胸中。

諸友俱拍手稱贊。道妙句。畢竟是作家。不同聞子先。謙說不敢。第三是妓女劉曉霞。聞子先送酒過去。他拈得是蟬琴韻分藏字。便口占一詩。

槐陰冉冉覆匡床。

一曲幽然奏嶧陽。

閒向風調松冷。

清逾泉响石浪。

先時預報商音動。

應律徐看瀨氣翔。

其道無絃偏有韻。

廣陵疑在翼中藏。

吟罷衆皆稱妙第四就是即不嘉他拈得是燕剪。前分依字亦咏一律。

差池兩羽弄春暉。

憲吐還尋舊字歸。

貼水掠來疑截綵。

入雲裁去欲成衣。

簾前双服開還合。

裕後友翰是也非。

可恨離腸揉不斷。

落花飛絮思依依。

賦罷衆皆稱贊好捷才第五是妓女蔣蘭仙也賦一律題是魚梭前分字

池邊公子柳中過。

池內文鱗李柳梭。

動處穿萍疑織浪。

靜時依藻亦紋波。

臨淵羨處空惆悵。

載月歸來費滿簷。

只有幼輿愁齒折。

候聽淡利罷吟哦。

吟罷合席稱妙第六是王子雋。拈題是蝶拍。韻得春字。即吟一律。詩曰

翩翻兩翅粉光勻。

歌舞場中度此身。

聲到曼時應赴節。

纓從拂處若含顰。

有時停板風前待。

何處當筵草際柔。

試約周郎与同夢。

花房柳幕合生春。

吟罷衆人贊道。佳作佳作。風流恰与曉娘。蘭娘是而時。那第七位是妓

女秋翠。王子雋送酒過去。秋娘接了。拈題得海棠花。韻是中字。即賦一

莫嫌無香犹有痕。

須知有韻到圖中。

大真妃子三杯後。

恰也嬌枝兩瓣紅。

吟罷連忙把酒送到盧杞面前。這末闌却剩得題是水仙花韻。分即字只見盧杞接得酒杯到手。止呆。的奉杯停目。三板不成。漸至四板。五板左右。已是連累罰過三杯。看。又六板將絕。還不像詩成的。左手生的張愚谷。只得向盧杞道。盟兄名邦異材。何吝賜教。弟鼠量已盈。萬難再飲。下望見教為感。盧杞面皮漲紅。過意不去。只是做不出來。看官聽說。那盧杞也是青衫。為何這四句詩做不出來。因他平日只用心於八股文字。起承轉合如何曉得。詩有三鍊。句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種。細微的道理。所以六板既絕。並無隻字可觀。只得遵依令官。出席聽差。候罰合席。都罰三大杯。左右兩人倍罰過。下這邊說。想是得罪。盧杞故意不肯賜教。那邊道。我們淺劣之材。想是不堪受訓的。你一句。我一句。說得盧杞站在半邊。越竟沒趣。下嘉與衆人為罰酒過多。個。醜醜潦倒。都要到山前。向步醒。

一醒酒再坐說罷。一齊起身。在盧杞入席半日。却不曾喫得半杯酒。嚼得一品饌。本性原是貪杯。况又是枵腹來的。說不出一止皮氣也。只得隨衆人下品闊步。肚裡疑衆人行這個令。分明是要奚落我。已有八九分不悅了。恰又遇一個惡少。穿着大紅夾襖。一路搖擻。賣俏。看來往歸人。衆人都厭惡他。卻下嘉已有六七分酒意。隨口誦二句道。胸中多臭糞。腹內少文章。這不滿是厭那惡少的氣習。不期而念此兩句。那盧杞聽了。錯認下加是有心誚誚。我便勃然大怒。不別衆人。忿。而去。說我若有一日得志。誓必殺此輩。及更席時。不見了盧杞。卻下嘉遍尋不獲。大不過意。歸時又着家人訪問寺院。客寓。欲親自乘馬。各拜。要送程。以請酒。不意杳無踪跡。只得罷了。怎知盧杞記恨在心。晝夜發憤攻書。五六年間。遂成名士。後來許多官吏士民。受他大累。不知下嘉如何躲避。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口神奇術成名

痴秀才窮途哭遇

話分兩頭。且慢說盧杞一段話。今日再表一個極奇的術士。也是來謁卜嘉的。却說江西建昌府麻姑山。有個丹霞洞。相傳是個仙跡。裏洞數千步。小橋曲水。有儿家阮士山居。內中有一人。姓李名僞。道号虛齋。性好山水。一日到吉安府永嘉縣玉笥山闲步。遇二道者。傳授他鑑視氣色。知壽夭。窮通的妙術。歸家將此術小試。屢試輒驗。求相者擁擠不暇。一日在自家門首。只見一人。匆匆前過。他一眼溜着。忽然分開衆人。如飛赶上。將這人一抱。拖住。那人喫了一驚。李僞却不等他開口。將那人拖進門時。拂地安坐。口稱太史公何來。那人搖頭道。兄莫錯認了。小弟是落難之人。如何稱爲太史。李僞笑道。台翁道。小子錯認。但小子親尊貌。天庭顴骨。日月夾。恒年方舞象。便当手拾其香。觀光上國。雖未與鹿鳴之席。亦能食廩餼之粟。

如本話第四次觀場了。是也不是。若道得是。後面妙境儘多。請問高姓大名。那人道。孝生。姓歐陽。名漸。字鳴卿。十三歲上。進庠補廩。今年二十五歲。先是進場。實過三次。先生之言。大約有驗。只是說四次觀場。孝生今歲府裡便不曾錄。遺才又無監費去。起人情惡薄。館主人見今年沒有科。奈不但借貸不肯。連來歲館亦辭了。昨晚心緒不佳。吃了几杯酒。把孝生廢課一番。反被主人大怒。連館童也。訛誚許多冷言淡語。我想大丈夫不得志於時。爲鼠輩見笑。况年近三旬。尚未有室。適緣起個短見。欲向蓮花峯茅庵中去。做個頭陀。消遣。李僞哄道。台翁之言。不是有志氣的念頭。扱小子細觀。尊容氣色。騰蛇躔于天乙。貴人之上。不過六十日。蓬萊便開雲霧。以見青天。今科秋桂第一枝。非公不能攀折。此去聯捷無疑。今試爲台翁卜一先天數。看有甚机会。進場就把壁上貼一詩稿。信手拈一字來。不覓

大聲道怪哉怪哉。數主東南方有貴人提拔。有奇遇入場。登解無疑。就分付脩飯款待。歐陽相公隨伸手去。那那棧櫃將平日所得之錢。悉數取出。恰有十二兩之數。雙手遞與歐生。送為送費。家人擺出飯來。賓主飯罷。李惺道試期已迫。今日尚可趕行五十里。不敢久留。了歐陽漸收了程。仗起身謝別。忙前去。行四五日。已到省城。那日已是夜分時候。一時尋不出下處。他是愛潔淨的心性。又不肯招商店歇宿。暗中東走西望。見一古廟。三面牆壁俱傾。露出些燈光來。歐生便挺身入去。推那一扇小門。原不曾拴。步將進去。中間是因帝神像。兩旁是臥房。東邊一小側廂做廚。分有一老道士在灶下煨火。歐生道老師長。小生是遠來投宿的。連叫几声。并不答應。但見他点几点頭。搥一搥手。又去指一指耳。原來是個重听的。歐生又把投宿的話。囑與他听。告声相擾。也不想吃夜飯。拿盞灯兒照到

左邊小房裡。却有現成草鋪。解開被套。倒身便睡。一竟睡去。忽夢見兩妾走到門前。猶是貧時寒酸光景。凄然可傷。醒來想起兩妾。又想年已及壯。尚未有室。豈承李老美情資助盤費來此。計場期已在三日之內。未知何由。這場遂墮下几点淚來。不覺放声大哭。自二鼓直哭到雞鳴。方纔住口。忽驚動了貼壁一個官員。原來這廟貼壁是個皇華館。那官員是廣東潮州人。姓馮名之吉。号迥菴。甲辰進士。生平一清如水。又敢作敢為。現蒙欽召。掌堂都御史。馳驛進京。連日被撫按請酒厭倦。那晚又是一位同年。請酒飲到半夜。方面因屢日勞頓。正要熟睡。擬明辰起馬。却被歐生哭声。聒得十分不奈煩。眼也未曾合。他平日固是盛德長者。又是極燥暴的性子。想是地方官不曾肅靜地方。驛丞不小心。致客人酗酒撒潑。心內大怒。天色微明。便寫手批。差听事官拿地方。摠甲驛丞。立要這個夜間哭的人。

到案。信票一出。驛丞嚇得魂飛魄散。保甲駭得胆戰心驚。四方八面。延門
推去。一時查不出來。知果聞知。親來捕捉。還喜歐生哭聲未止。就有人推
察出來。說是廟中哭出來的。聲音驛丞同八個公差。一齊擁進廟門。老道
人驚得半死。歐生兀自擁衾呆坐。眼睛還是紅的。先是三四個人到房裡
一探。便大喊道。憲犯在這裡了。歐生吃了一驚。不知為何喚我是個憲犯。
未及聞言。忽見一二十個蜂攢而入。一條鎖鍊套在頸脖子上。拖下床來。眾
人替下披衣穿褲。拿到驛門。此時哄動了南昌一省官員。皆來候問。到館
門時。所得馮公便服坐堂。怒容可掬。各官俱不敢傳稟。未得相見。但見听
事官高喝道。拿到犯人解進。把歐生拿到丹墀跪下。眾人吆喝如雷。馮公
把案一拍道。你是甚麼人。敢在皇華駐節之所。黑夜号啼。是何道理。歐生
稟道。生員歐陽漸是在這裡應奉的。不知大人光臨驛遞。有失迴避。致于

天怒馮公喝問道。你既是應奉生員。後日已是頭場了。不去習靜養神。却
在這裡胡啼乱号。难道哭下一個奉人來麼。歐生又稟曰。生員正為着場
事悲傷。更有一天苦况。不堪細訴。馮公道也罷。你既是應奉的。我如今先
考你一考。通不通。我自來說。咱左右寫五個題目來。說道不須起草。以点
香一炷為度。香完就要交卷。歐生接五題到手。真個不起草。不加点。一揮
而就。及做完交卷。香尚有寸餘。馮公接來一看。還只道先完了一二篇。及
看下去。却是五篇俱完。篇篇如錦。腸繡口。不禁失聲擊節道。奇才奇才。站
下位來。忙分付討衣冠皂靴來。更服相見。一霎時件件取到。裝束如新郎
一般。歐生要行庭祭禮。尊他。馮公却再三不肯。謙讓許久。然後行個南北
交接的禮。揖罷安坐。歐生謙道。老大人。在上。晚生何敢抗禮。馮公道。正要
請教衷曲。不必回遜。歐生只得坐下。忽見听事官跪下。稟道。門外各官齊

來伺候。馮公道且回他下午相見。書房就取白牌一面掛出。上寫一應官員俱於下午參謁。這些官員見掛了此牌。都回衙去了。且說馮公待茶罷。遂分付脩酒。湏臾入席。飲了數杯。歐生方得一段情由。及遇李儼并哭泣。始末一呈。馮公哄道。原來是這個緣故。不難不難。且用懷放飲。活潑文机。二人直飲到八分意思。方纔撤去酒席。馮公就取牌票過來。親筆寫道。建昌府廩生歐陽漸。弘才巨儒。仰本省學道補名。送院寫完。遂令南昌知府將此諭牌轉達。學道命他補送入闈。知府立刻將此牌呈上。學道造冊補送進闈。馮公又取白金百兩。與歐生為春闈之費。歐生拜謝告辭。馮公送出儀門。而別。歐生仍回廟中。只見南昌知果已差八名皂快。請歐生更寓。八人輪流供役。補陳米菜色。完脩。又贈白金五十兩。為日費。及進場後揭曉之時。果然第一名是歐陽漸。他也竟不回家。一直進京。春來會試中式二甲第四名。選入翰林院庶吉士。不半年間。居然學士之稱。所以哄動了江西一省。賢愚都說李儼是半仙。言無不中。因起他一個道号。稱為玉口神。是說他開口靈驗的意思。一日李儼偶想帝都必有異起。要去遨遊一番。歐公又頻頻寄書來。請遂擇日起身進京。不題。未知卻下嘉接來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遭綠林雪中逢俠

訪大盜計就成擒

却說卻下嘉在家無事。只是交接四海的文人。詞客。結了詩會。終日飲酒作樂。一日臘月天氣下了一夜大雪。天明起來。下嘉遂同幾個豪興的酒友。乘馬踏雪。要往山上去觀望。只見三岔路口。兩個大漢子。倒在雪中。看他眉宇。又不像個餓寒。帶住馬。喚三四個家僮扶他起來。已是半僵的了。下嘉遂不去看雪。分付家人扶他到家中。去眾人道。人是冷多熱少的。

恐扶到家裡。或有未便。下嘉天喝道。胡說就是不活的。難道我們心上這
意。得去衆人便不敢開口。一步。拉扶進門。就停住在茶所上。叫家人取
乾棉衣來替兩人換去濕衣。灌下几杯姜湯。兩人漸。甦醒轉來。又灌了
几杯熱酒。俄頃之間。已能站起說話。方清進東書房來。坐下道。恐尊俸勞
頓。未敢施禮。待用飯後。奉揖。隨擺上酒飯來。三人分賓主坐定。然後叩
向仙鄉大號。并來歷。那年長的答道。在下是江西饒州人。姓施名弘德。指
着那年幼的道。此就是犬子名紹卿。平素往來江湖。近因京中有個朋友。
借去五千金。將來取討。乘便帶一二十金紗羅綾緞等貨。來到新豐驛口。
泊船。還未一鼓一夥強人。殺入舟中。愚父子跳落水中。逃得性命。所有貨
物。尽被劫去。一時又無相識可投。天又寒冷。愚父子悲哀。訴與途人。有一
老者見憫。送綿袍兩付。款留一飯。又說此去到京。不消五日。離此一百六

十里地名集資村。有個豪客。即大官人。是個奇俠的人。俗号喚做小孟堂。
專一扶危濟困。你如今可投奔他。不但都中去的盤費。可得連這所失之
物。或者他替你用些大力緝訪得着。也未可知。因此一路來尋這個節大
官人。昨晚到得貴地。天黑了。不及訪問。欲寓客店。中見沒有行囊。不肯
留宿。只得在一家門首。坐了一夜。不期下了一夜大雪。凍餒交集。勉強捱
深到曉。訪問節家居佳。知在月浦橋下。父子相換。逐步尋來。走了數步。被
冷風一吹。在下先自跌倒。想小天換扶老身不起。也自扑倒在地。久凍雪
中。一時不知人事。不知恩官怎樣救得殘軀到府。請問高姓大號。下嘉微
笑道。你訪問的人。小弟就是。那施弘德父子。憔悴倒身。下拜。道。單人望風
久矣。今承再生之恩。如何可報。下嘉忙。答禮。清起坐定。斟酒。勸酬。席間
問了路途中的閑話。忽見門公傳進一帖來。說是江西李道人拜。下嘉看

了名字。隨問施弘德道：「兄認得貴鄉此人否？」施弘德把原帖看了，嘆道：「原來李虛齋也到這裡相會。」下嘉道：「莫不是那術士喚做王口神麼？」施弘德道：「正是。」下嘉忙分付清進：「自己到門首拱他升堂，作揖安坐，茶罷即請施家兩位相公出來相見。」李傑見了，便道：「施鄉親，几時到這裡？」却為甚尊相一團，驚恐滯氣，像是失脫了貨財，連性命也像再生的。一船這是為何。一所又俱吃了一驚。施弘德把被劫情由陳訴一番。李傑道：「不效數日內，所失盡償。」四月間，還有萬金之獲。施弘德未敢全信。當下擺出盛席，分位坐定。觥酬交酌，直吃到半夜方止。下嘉令童子秉燭，引到西書房來，伏侍三人安寢。到了次早，下嘉喚齊大小家人二十人，收拾鋪陳行李，又帶了元寶二十錠碎銀三四百兩，并紬緞禮物，隨清出兩施與李虛齋齊用。過早飯，乃言曰：「弟要往一處料理一事，煩三位相伴一行。」三人皆道：「從命。」遂同

上馬，起身。次日上午，已趕到新豐，進龍城果寓弘濟寺內。對二施道：「兄且深匿寺中，不待露人眼目，遂打轎來拜果公。先差人將名柬投進。那龍城知果姓柳，名有道，是甲戌進士。係卽下嘉父親鄉試的門生。見了名帖，卽到寅賓館相接，揖罷呈上禮單。柳公打恭稱謝，叙了寒暄，茶行三獻，就問貴馬何處。」下嘉道：「在弘濟寺內。」又說了几句套話，起身告辭。柳公隨後來回拜，少頃差人來送許多酒米魚肉之類。又呈上卽晚候叙的清帖。到晚間，下嘉卽來赴席。飲酒間，彼此慰問，兩家宅眷起居，談了許多時事。看將及二鼓，下嘉道：「乞退從人。」弟有密言相告。柳公分付衆人迴避。單只刺賓主兩人，不知下嘉向柳公耳邊說些甚麼。只見柳公道：「領命。」說完就辭回寓。次日，柳公升堂，喚四個能幹的皂快，叫做趙元、李祥、孫能、陸漸，到案前分付道：「京中郭太師差官在此，發銀三百兩要買真松綾二百疋，汝

寺火速領銀前去與冬鋪戶限兩日內將松綾交足說罷拿出六個元寶共重三百兩一張硃票付與趙元等領訖連忙到各鋪戶去分派原來龍城縣止有六家紬緞鋪當年值官的是獅子街口金員外家趙元等候先到金家來那金員外接着問道四兄有甚貴幹光臨小店趙元道蒙果主所委要買貨物李祥便開出牌包奉與金員外孫陸兩人便取出六個元寶放在棹上金員外看了硃票大吃一驚道列位牌長在上龍城縣乃是小去處。豈有幾家紬鋪都是尋常貨物有許多松綾煩列位稟明大爺紬好趙元還未開口。那陸漸便發話道員外好不曉事官府的買賣誰敢回他有無况又是郭府發來銀兩誰人敢擔這于係今這票與銀子放在這裡寺你門自去回話說罷就要出門去急得金員外沒了主意只得賠個小心道列位息怒在下一時直言唐突幸勿見罪待小弟去納齊數

家來商量少不得還要欠個薄情遂叫家僮去請對門葛三老來款留眾人只得坐下少頃那五家鋪戶都來與四人相見說就擺下五六盤魚肉素金員外道四位牌長甚是簡褻聊請便飯低低向這五家鋪戶道相屈五友過舍非為別事便將硃票併元寶及差說話述了一遍五人听了一齊呆了大家商議道這貨莫說二百疋就是二十疋也買不出如今可備一封厚札與原差求他商量一個回話方法湏臾飯已吃完金員外取出銀十兩夾葛三老送與四個差人要求他出個回官的題目趙元道盛情斷不敢領只要金員外自去回與官府不要連累我們便是盛情了葛三老又去促六家鋪戶湊成十兩共二十兩送與四人四人只是不肯受葛三老道這二十金薄意聊代含亲的一飯之敬權請收了若要諸兄獨擔這担子去回與官府不但諸兄不肯連小弟也不敢開口待明日早堂時

煩四兄一同舍亲们這去回話。若稟得脫。舍亲再奉數金。更申一茶之敬。若稟不脫。這眾舖家現帶在下面。諒這子係。不單是四兄擔錯了。倘有所累。另外重。奉賄個札意。四方以為何如。四人听了這話。只得允諾。收了銀子。一拱別去。明日早。四個公人帶了六家舖戶進果來。只見大尹問道。綾子買到了麼。趙元土前稟道。蒙老爺批委。派買綾子。但本果是個小去。出不得好貨。這松綾是第一等細貨。買的賣的。從沒有在本果交易。現今六家舖戶都拘在此。叩見老爺。只見大尹大怒。喝道。你這奴才不曉事。想是受了各家的賄賂。敢替他來回話。便去下二十四枝籤來。每人各打三十。兩旁皂隸吆喝一聲。一齊行杖。四人俱打得皮開血出。打完就叫值年的舖戶上來答話。金員外嚇得戰兢兢。跪上來。前公道。我問你。松綾每疋價值多少。金員外稟曰。松綾價貴。每疋實價二兩五錢。都公道也罷。你

們只道官府要討舖戶便宜。互推沒有。我如今再添二百兩與你們。限各舖戶三日內繳足疋數。還有重賞。若遲一日。每人重責五十。枷號百日。又叫四個公人道。今再限你三日。都要買齊。若遲一日。解你們到郭府去。少不得是遠站軍徒。那四人嚇得魂不付體。叩頭出來。你看我。看你十個人扣門。回家。單說陸漸到家。他妻子接着。見丈夫這樣光景。忙來扶他。眠在床上。口裡喃的罵那瘡瘟郭府。連累丈夫受此重刑。就去燒水盪酒。忽見他第三個兄弟王小三來探望姐夫。原來這王小三。酷好吃酒。若把盃在手。便是天大事也。去開不營了。因此人叫他王酒鬼。生平不務生理。專一賭博。又今說新聞探閑事。憑你人家被窩裡事情。他也会緝訪。在裡。是日走到陸漸面前。叫声姐夫。受累了。我阿舅的特來探望。但不知為何事。被具陸漸便把大尹要買松綾被責情由。一一說了。王小三道。如

何喚做松綾。何故買不出。陸漸道。松綾出在松江府。綉身最重。花樣新奇。尋常貨不同。每疋價錢比杭州的多四五錢。我們這小去處。綉客不肯賤來。只為人不肯出價錢。所以各舖都沒有。除非鄉官人家。或者有人買來。也未可知。但是就有却也沒這許多。如今這樣官府教我如何安置。王小道。奴夫且寬心。待我各處訪問。或者有人買來。也未可料。說罷。便要去。陸漸留住道。你且吃了飯去。我還有話對你說。只見他奴夫提一大壺酒。拿些便菜。對兄弟道。你開懷自斟自飲。我去煮飯來吃。當下小三拿起壺來。吃了個流星。趕月轉眼之間。早已吃得乾之罄矣。起身對陸漸道。奴夫我飯不吃了。且別去。明日再來相望。只見陸漸去。塊肚裡摸出二兩一錠銀子來。遞與小三道。這是我昨日與夥計分的。你可拿去做個小賭本。待訪得有些影響。那時還要大子的。送你做賭本。小三推開道。你我至親。

怎麼講起這客話來。起身要走。陸漸叫渾家將這銀子納進裡中。小三推辭不得。只得袖了銀子。走在路上。自言自語。若得那一處訪出這貨的時候。節。倒是一天好富貴。忽然想起五日前。曾見李阿壽。曾有一疋花綾。拿在周染青店中。要染甚顏色。我在那裡小解。曾听得染青師父洪仰泉說好。疋生。是龍城縣裡少有的。我如今去尋這小廝。向他何處買來。或者有個消息。也未可知。算計已定。就走到李阿壽門首。適遇阿壽。正走出門。見了。小三問道。三叔為何在此。小三道。我正要勸問小哥。小弟有個敝親。今歲初週花甲。要買一疋好綾子。送他做道袍。穿的前日走過了幾家。綉舖。都不十分像意。偶然想起前日曾見小哥。拿一疋花綾。在染店中。要染甚顏色。說是上等貨物。不知小哥何處買來。乞為指示。小弟也要買一疋。阿壽見他問這句話。滿臉通紅。答應不出。停了一会。說我沒有此物。小三

是個乖人便不再問。随机說道：想是我問錯了。回身就走。心內暗思：我前日亲眼看見，為何他說沒有？我今走到染店裡，問這綾子下落。然後再來指寔問他，看他如何答應。遂走染店門首，見上得階，染主人問曰：三官人，有甚生活，作成小店？小三道：我前日央李阿壽拿一疋花綾來染，我想不曾畫得花，押因此特來花押周染青，哄道：三官何必多慮，小店再沒有差候。昨日起，大令府中要嫁小姐，送三十疋紬緞來染，內有十疋綾，机与你一疋，正是一般的。如今正要下缸，小三故意失驚，道：不信他的綾机与我無異，可借我看一看。老周就向櫃中拿出十疋來，与小三看。小三提起一看，真個厚寔緊細花樣，与衆不同。每疋角上有瓜子大一箇小葫蘆式圖書，打在上面。小三稱贊道：真個好貨，你試拿出一疋來比一比。老周又向櫃中取那一疋，遞与小三。小三把兩頭一看，角上圖書与那十疋無異。遂

哄道：果真与我的。一一般。若李阿壽独自來取，你可對他說，我親來說過了。須要三面來取，不可有悞。染青道：三官分付過，誰敢胡乱与他。自然要等尊駕來取。小三遂別了店主。一路暗想：阿壽這一疋如何与那十疋無異？萬縵我問他，臉俱紅，且又白賴，得慌，必是趙老官好男風，与這小厮的。正在思想之時，恰好阿壽從東巷出來，到打個照面。小三假他不見，只他過去，暗想：這小厮一定到染店裡去。我且悄悄，隨他看他說甚麼話。我將当面折他破綻，不要管這綾子是何嫌的來頭，且騙他一騙，打稿已定，跟他行來。果然阿壽走進染店，未知阿壽說出甚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蕩春情清宵熾火

窮黃堂暮夜遺金

却說李阿壽為何有一疋松綾，說起來又是一段好笑的來。原來阿壽隔壁有個姚鬍子，綽号飛天夜叉，生得一身好膂力，弄得兩把好板斧，專一

結交好漢做無本的生意靠本果一個鄉官做了窩家打劫往來客商凡有所待便與鄉官并好漢八刀地方明曉得這人來歷却奈這鄉官不過不敢惹他只好一年抽他些末做為常規罷了故此姚鬍子起了小家業只是有件毛病愛的是大塊小骨頭終日住在賭場他渾家是張待紹的女兒張一姐年紀二十一歲頗有姿色做親娘是四個年頭若說批席上的歡娛一年不得几遭隔壁李阿壽只有一個老母年已六十餘歲一貧徹骨自十二歲上替姚家買東西得他一碗兩碗過日老母也嘗替他燒火做飯這一姐每日替阿壽梳個光頭若是偶然一夜思着丈夫便央他到賭場尋覓姚鬍子有時彼尋不過十次也回來一兩次有時騙他先回依旧賭場过夜如此已非一日不几年間阿壽年已十五却自長得唇紅齒白嬌媚動人張一姐常與他戲耍心裡却有三分情動只因

他是個娃子家恐未曾曉得此味所以不着意勾引他一日是八月十二日晚間對門霍家娶媳婦張氏同阿壽母子三人立在門首探望這阿壽母親是老人家不耐久立先自過去閉門睡了單是和他兩個相伴及霍家新人轎已進門過了張氏因他家熱鬧肚裡遠熬不得冷靜起來就央阿壽到賭場中尋丈夫阿壽笑道我曉得大娘今夜要像對門的成双作对了張氏帶笑罵道小油嘴誰与你取笑阿壽亦笑提了灯笼就志張氏來到廚下把一壺酒盪熱又將幾個鴨蛋煮熟想霍家新婦新郎此時好不有趣又想到丈夫回來同睡一夜耶樂光景比霍家更有趣遂去探望一回進來坐一回竟是熱石上螞蚱一般等了一更聽見叩門忙出來開只見一人沒有兩人急得喉中火出豚狼問道你叔呢阿壽笑道叔叔後面來了我先走來報喜張氏方終咲起來閉上門走到房裡將被窩

鋪好想念枕上的情趣。只見阿壽袖裡摸出一吊錢來。擲在櫃上。一聲喘道。大娘收了這錢。因兩夜輸了十兩銀子。要復本錢。今晚不及歸了。明日恐怕家中要買小菜。叫我拿來。我今要去睡了。却把張氏一天虛喜去在大海去了。便半哄罵道。小油嘴。誰与你調嘴弄舌。將手要打阿壽。阿壽閃閃張氏道。今夜奴不歸。罰你陪我冷坐一夜。你且替我鍋子裡取那一壺熱酒來。敬我三杯。方可饒你。阿壽遂往厨下取酒。張氏也隨他取了鴨蛋。并兩雙筋子。兩個杯兒。哄喜。走到房裡來。叫阿壽對面坐定。斟起酒來。你一杯。我一杯。連飲數杯酒。引得張氏春心按納不住。看阿壽臉上帶些酒意。比前更覺可愛。暗想我這老叔才不歸。若得這小冤家消我怒火。也是好的。一霎時心猿意馬。推東不住。便走到阿壽身邊。並肩坐下。問道。阿壽。你道對門霍家新婦。新郎如今在那裡做怎麼事。你眼熱也不

熱。阿壽漲紅了臉道。大娘好笑我。那裡曉得這樣事。張氏哄罵道。賊油嘴。大凡人到十三四歲。便曉得這事情。你今年十五歲了。還要在我面前說假話。該罰你一大碗。遂斟一碗酒。要他吃。阿壽哀告道。我實未曾曉得。且我量淺。如何吃得這碗酒。張氏便把右手去勾了他的肩膀。左手拿酒。自己先呷了一口。要他吃。阿壽只得皺了眉。也呷一口。其餘張氏一口吃完。此時阿壽已有八分醉意。起身要去。被張氏雙手抱住。坐在腿上。道。你若要歸去睡。依我吃得三大碗。便放你回去。阿壽道。真說三大碗。就是一滴也吃不下。寧可打我几下。張氏道。我今酒也怨你。打也饒你。只是今夜同我在被窩裡不冷。睡便罷。遂將燈吹滅。阿壽道。黑洞洞的。叫我如何回去。張氏道。我今夜實是怕冷。要你同我睡。就抱到床邊。替他解衣服。阿壽至此。身不由主。任也脫得精光。推在床上。然後張氏自脫淨了。上床裏將

手遍身摩弄。嚇得阿壽宿做一團。張氏哄道：痴乖，我和你鬻，何妨？便
双手抱到肚皮上伏好，又伸手去下邊捻他。那話兒已是硬邦邦的了。慌
忙揷入牝中，引得阿壽春心亦熾。下邊展動起來。好一陣熱鬧。怎見淫
一個是空閨少婦，渴想雲情。一個是擴室兒郎，怎知兩意溫香。腮喚几
聲妙人兒，撲楚腰應几句。亲乖肉道：不得恣情恣採，說不盡着意抽添。
兩下直在到五更方罷。弄得張氏魂不附侬，相偎相抱道：小冤家，不想你
小小年紀，倒這樣妙人。明晚須早過來伴我。從此以後，兩個如膠如漆，常
常把丈夫拿來的物，私與阿壽。一日姚鬍子同眾人打劫施家綉緞，共有
八千多疋。一半是松綾，趙太守獨分四分。姚鬍子八人共分六分，每人分
了七十餘疋。晚上拿到家來，張氏就把一疋私與阿壽。做件綿襖，故阿壽
送到染店裡，不期今日這王酒鬼問起，嚇了一嚇。豈是賴過了。又恐酒鬼

私到染店問起，露出馬脚，故急急走到染店問道：我前日一疋花綾，你染
就了麼？若是未染，可拿還我。周染青道：李小官這綾子方纔，那酒鬼王三
官來分付，說是他的，不可與別人拿去。阿壽听了，便嘆道：胡說，你開店的
好沒分曉。前日是我亲手拿交與你，如何今日說甚麼王酒鬼來。尚未
完。忽見王小三走進店來，叫李阿壽，你莫亂道。我老王自在這裡，遂向周
染青道：你且把這綾子拿出來。三面交還我，兩個自有話說。省得連累你。
曹鬍子這王小三，是個擦皮人，怕他的。那老周听说，就取綾子出來道：你
兩人当面在此，綾子是他的，你的我却不要。你們拿去分割，則個纔把那
綾放在櫃上，被小三扯住，袖在袖裡，竟自出門。阿壽跟他出來，過手條街，
勉強說道：三叔想是怪我方纔言語，不是你怨我年少不曉事。今拿還我，
我買一壺酒賠禮罷。王小三怒道：誰要貪嘴，你方纔說沒有這綾子，今敢

米問我取討。你若再言我奉你幾個老拳。出我胸中的悶氣。那阿壽怕他無賴。又兼此綾有些毛病。恐弄出事來。沒奈何。只得讓他人拿去。那酒鬼拿了這綾。一直走到陸漸家裡來。把阿壽一段情由說了。又道。趙太守也有十疋。現在周染青店內。說罷。袖裡取出綾子來。陸漸同王氏看了。喝彩道。真正好東西。怪不得六爷要買去奉承郭府。又央小三到三個夥計家。請他們來商量。不一時。三個夥計都到。陸漸便把托小三尋來一疋。并趙衙十疋緣由。一一說了。三人道。明日早堂。先拿這一疋去稟明官府。請官府討那染店十疋來看。就拿個名帖去。趙衙向他那裡買的。商量已定。次日午堂。四人齊到衙門前。恰好柳公送卜嘉出來。見四個人在傍。便問道。綾子有了麼。四人跪下道。李阿壽有一疋拿來。又趙鄉官十疋。現在染房話未稟完。柳公唱道。胡說你自去多方買來。便了怎麼。將這言語回我。倒是

卜嘉叫差人拿這疋綾子來看。差人捧上來。卜嘉兩頭看了字號。便附耳對柳公說如此如此。柳公點頭。就出硃票。叫皂隸到染店。取那十疋花綾來。回信。皂隸去了。卜嘉却不回寓。從新退轉。後堂少頃。差人取了十疋綾。到後堂繳進。柳公同卜嘉驗明兩頭字號。却與那一疋是一樣的。隨分付禮房。寫個通家晚弟的名帖。差人去致意趙爷。動問他這綾子可有訪買。要求他轉買百疋。情愿厚價奉上。過一時。差人同趙衙一個管家捧一個緞盒。走入衙來。差人將名帖呈上。是通家侍生趙言拜。管家趙能跪下稟曰。適蒙老爷下同家爷這綾子。家爷多拜上。說崔歲因家小姐出閨。差人往松江府買三十疋。裁用過了十疋。今小相公畢姻。所以染這十疋在店中。家下還存十疋。聞老爷要用。家爷特差小的送上。柳公道。多謝你老爷厚惠。容日面謝。發回柬帖。趙能叩頭說。曉諭回去了。柳公展開這十

正一看。却与那十足是一樣印記。心中已自明白。卡嘉对柳公道。且悄悄
拿前一定的小厮来根究他的来历。这事便有下落。但要分付差人委曲
喚那孩子来不要驚嚇地方。恐走漏了消息。柳公道。領教就喚快手陸漸進
分付去拿李阿壽。不许一刻擔閣。可委曲喚他来。不准驚動地方。陸漸領
了錢。正出果門。遇見王小三。陸漸密告小三。小三就同陸漸走到東門來
恰好阿壽買一包夾糕在前而走。小王遂向他一指道。前面那個穿藍
布綿襖的就是那人。陸漸連忙赶上。把他肩膊一拍道。壽哥那裡來。阿壽
回頭一看。却不認得。陸漸道。壽哥前面一位朋友要送还你一件東西。他
说你的物。当五錢良子。負酒吃。今要遠出。特着小弟请你去。当面認得。
店。日後你自己好去取贖。阿壽听了。疑是小三。因問道。貴友可是姓王的。
陸漸道。正是姓王的。阿壽便不疑心。同他轉來。行到果門前。只見那人擡

出一根板蕪來。向阿壽道。太爷请你说话。且同我進去。嚇得那孩子目跳
口呆。脚也移不動。被陸漸拖進果門。直到後堂。卻下嘉見差人帶個孩子
進來。曉得是那件事。便喚那孩子到身邊來。阿壽跪下磕頭。卻下嘉叫他
起來。見他生得有几分顏色。暗想這小厮有此綾子。不是愛他前面的。豈
是愛他後面的。若不是這兩項來頭。倘然是他父子打劫來的。連這小厮
都不能乾淨了。待我先向他條細。遂命差人出去。不许別人進來。遂閉了
門。叫阿壽近前。低低問道。你這足綾子。從何處來。適纔有人告你是殺人
大盜。這綾子便是賍証。倘大爷夾打起來。我看你小三年紀。如何受得刑
具。眼見是性命難保了。如今趁官府未出來。你記這綾子來處的根由。細
說与我听。一字不许隱瞞。我就对大爷討個方便。你若不吐真情。少停
公堂之上。就欲殺你也無用處了。阿壽听了。兩淚交流。只得把姚鬍子渾

家一段情由。細細說出。卞嘉心上已覺了然。就向姚鬍子還有綉緞在家。廖阿壽道。尚有藏在閣板上。黑漆箱內。又向姚鬍子平日往來的人。你個認得他姓名麼。阿壽便將個姓名念出。卞嘉取幅白紙。將姓名記了。摺在袖裡。又問這班人可一齊尋得着麼。阿壽道。俱在賭場中賭錢。平時一人有事。眾人齊到料理。卞嘉道。你今實說待處置了強盜。後日我還要照顧你。阿壽磕頭拜謝道。得老翁救援。小的感恩不淺。但姚鬍子的妻子。小的受他大恩。求令一發看顧他更好。卞嘉笑道。你要得隴望蜀了。說罷。柳公步出後堂。阿壽退立一邊。卞嘉將阿壽情由。述與柳公。又將八個大盜的名字。遞與柳公。遂附耳說。目今可如此如此。柳公笑曰。妙。妙。妙。第出堂料理。即傳鼓升堂。柳公批一硃票。即拿三條街失節婦人張氏。孫姚大妻。立刻赴果。票後又批一筆。道其夫無涉。不必干累。差人如飛去拿張

氏。正立在門首。盼望阿壽買糕回來。忽見差人擁入。手執硃票。說道。大令有請。不由分說。左右扶了兩臂。就走。張氏叫喊。隣人共他寄信丈夫。差人道。官府分付。與他丈夫不相干涉。不必喚他。倏忽之間。早已到果。差人解進。柳公喝帶過一邊。簽押完了。听審。却說姚鬍子這一班。正在賭場。人財得高興。忽然沸洋洋。有人傳說果裡在三條街。拿一個少年婦女。說是為着姦情事。大家去看。一看。姚鬍子听了。有些錯愕的意思。忽見他隔壁安老官走來。道。姚大官你家娘子。被大令出個硃票。來拿去了。姚鬍子大驚。問道。你曾看見票上甚言語。安老官道。票是我親眼看見。寫失節婦人張氏。後有寫與丈夫無涉。不許干累。姚鬍子暗想。失節婦。分明是偷漢了。與丈夫無涉。想我是無罪。下連忙把錢收起。飛跑到果。這些兄弟。見姚大妻子有事。個個隨後跟來。到得果前。見眾人推擠。不閒要看。大令審個

姦情。但是畏懼柳公的堂規清肅。不敢十分擁迫。只有姚大一班七八個。自恃掛名在楚衙裡。兼討得一個圖書名帖來。遂擁進儀門。柳公在堂上。遠看。看得分明。便叫快手下堂來問。方纔進來。是甚麼人。差人下來查問。姚大一班。應道。我們都是趙太令府裡家。若令因大令拿他家人姚夫的。妻子來。就差他丈夫拿個名帖。同我們在這裡探望。差人上堂。將此話稟明柳公。柳公道。既是這等。可與衆人上來。看個真假。差人就喚衆人上堂。一齊跪下。將名帖呈上。柳公看了名帖。說道。你老令向日曾對我說。他有一十二個得力家人。恐有棍徒冒名來稟事的。寫一個名單。送在這裡。你們可一一報名來。以辨真假。那八個人便齊聲唱名報上來。

- 姚大
- 黃魁
- 李小三
- 翁及能
- 賈常
- 王阿任
- 周滿
- 杜茅

衆人報名已畢。柳公喚出李阿壽來問道。下面八個人。可是你請的八個

名字麼。阿壽稟道。正是此八個。柳公便叫拿出趙府送來的松紋。放在桌上。道。你這大胆的強盜。前日新豐驛打劫江西客人。三千銀子。綉緞。又殺他的家人。今告在我台下。方纔趙太令來說。是你這班奴才。借他名色。在外打劫。今許多綾緞。藏在何處。好招來。免受重刑。衆人面面相覷。解說不出。見那賄物。又在上。不敢強辯。只是叩頭求饒。死。柳公就點三十名。民壯二十名。皂快。到各家去搜出賄物。須臾箱籠。拉滿一堂。打開看時。但見黃白之物。檢出那綉緞。止有六百餘疋。却不見了四百之數。柳公喝令行刑。八人齊稟道。老令不須動刑。犯人直供。就是前日新豐驛打劫客位。綾羅綉緞。共一千多疋。拜匣一隻。內長一百七十寸。約票一紙。砍傷男子一名。其綉疋。作十分均分。家主趙太令得四分。其餘六分。乃我等八人均分。所少四百疋。存趙太家。柳公命書吏錄了口詞。仍點齊民壯皂快。親

身到趙府來。一齊進門。趙知府公服出迎。作揖罷。郁公道。李生有句得罪話。請適纔。拿得打劫江西客人。一班殺人。大盜皆係老先生之僕。贓物現在供詞已錄。但失單上尚少紗紬四百餘疋。據衆盜說。俱寄在老先生貴府。前日承惠那疋疋。就是贓內之物。故本果躬自来領餘贓。說罷。竟喝令衆人打開屏門。換了趙老的手。步入中堂。直抵內室。郁公對趙老道。所言之物。李生若命。後進取不惟得罪。飛老先生。反恐別有所失。不若老先生自己出點出來。付與學生。又為兩便。此時趙老驚得沒有主意。眼見郁公這樣光景。料想遮藏不過。只得喚了髮髻婦女們。將那紗羅綾緞。一齊運出。郁公命。推來明白。叫手下打出來。趙老送郁公到門前。上轎。郁公拱手說。聲得罪。如飛回果。又出飛票。拿盜首鄉官趙言到案。趙言見票。即將管家趙能代解。霎時間。趙能拿到。郁公對他道。你老令是朝廷命官。如何還

去為盜。我今尚未便問。且待奏疏上去。清命過了。再便喚施客。驗認贓物。見絳緞机頭上。俱有豫章世德四字。圖書記号。其所存碎銀。與那五千兩借券。郁公尽叫領去。其餘各盜。積年打劫所蓄金珠寶玩。約有五十餘金。俱籍沒入官。趙能同各盜。皆責四十板。抄監李阿壽。并張氏。討保釋婦。却說題知府見牌票上言語。并对趙能。開口來得利害。甚是不安。要與郁公通個關節。又無人敢向他說話。聞得邵公子與郁公相好。就來窘求。卜嘉轉求郁公。情愿送五千金。與郁公。另一千五百兩。與卜嘉。被求不已。只得入果去見郁公。去了半日。方纔出來。趙老忙問道。所言之事。何如。卜嘉搖首道。不洽。他明日就要批實申奏朝廷。小弟私袖他本稿出來。與老先生一觀。遂將本稿遞與趙老。趙老接來一觀。只見上寫道。

知龍城果事。臣郁有道。謹奏為。蠹國害民。亟請天誅。以肅官方。事。臣某

蒞任能城。惟以安民緝盜為務。因有前任廣西桂林府知府趙言。身列仕宦。行同鴟鵂。昼則橫行鄉里。奪民脂膏。夜則標掠江湖。思羅商賈。今于某月某日。劫掠江西。納客施宥。德于新豐驛地方。殺入舟中。砍死家人某。搶奪貨物。共計三千餘金。臣捕捉大盜姚大等八人。供稱趙言為首。其贓物及送言家。追出洵冠裳大吏。而國法所不容也。但言官居四品。臣不敢擅劾。向謹此奏。跪天顏。恭候雷霆下命。臣不勝待命之至。趙老看完。頓得五內崩裂。三魂飄蕩。只得哀求。卻下嘉道。老朽殘生。全仗台兄救援。暫別片刻。今晚還有話未商量。遂急回家。傾箱倒籠。把生平剝來的貨財。并自己祖遺家私。湊足萬金。叫家人扛了。又備一卓盛酒。仍回到下嘉寓所。來酒至三杯。唱退眾人。促膝對卻下嘉道。老朽一時失算。被這孽奴才誤了。今竭生平所蓄。湊足萬金之數。一惟台翁笑納。只求

郁公這本不上。出脫老朽。便是再生之恩了。說罷。流下几点淚來。下嘉應允。吃酒到雞鳴。趙老方纔回去。次日下嘉入縣。見郁公把趙老之事。一一說了。郁公笑道。此老一生積蓄。一旦與了他人。也處得他。散了這數千金。供世兄幾年之費。弟自出他的罪便了。下嘉拜謝出來。見趙老已在寓所等候。下嘉道。郁公控拘異常。再三言之。方纔應允。趙老所了。拜謝下嘉回去。不題。郁公將這八人申計上司。回文下來。道。既是殺人大盜。着缺果依律懲治。郁公見趙能是代主人之罪。將他配徒。其餘八盜。盡皆處死。姚大之妻張氏。下嘉着人拿十二兩官價。當堂買去。就喚李阿壽來。对他道。趙衙因你受累。定不肯干休。恐怕我起身去後。你的性命難保。我憐你年幼。有心照顧你。可憐。領你母親來。我替你收得情人在此。索性与你配合完你。一点情意。可同我回家過活。阿壽千恩萬謝。母子三人一同相隨。弟

二日卞嘉辭了和公同李虛齋施弘德父子四人一齊歡喜歸家。這龍城
某百姓因和公欠了那趙知府人，稱快欲知後事，再听下面分解。

第五回 奇道人半杯熄燭

藍面鬼一網權賢

却說卞嘉回到家中，人內見了陸氏及兒子天節，將龍城果錢計破盜
緣由述了一遍，大家稱快。詩酒朋友皆來問候。一連吃了三日酒。第四日
李虛齋施弘德父子要進京去，三人同來拜別卞嘉，各贈了程儀，送出
如外。約來秋入京相會。如此方別。那李施三人不三四日，已到都門，見
山川秀麗，風俗古朴，真乃帝王建都之地。不上三月，施弘德的貨已賣定
了，算討賬目，足賣了五千之數。那五千借賬亦已討清，便帶了萬金，回豫
章去。此正應了李偃初見時的言語。不，却說李虛齋當日同二人進京，便
尋到歐陽漸下處來，將名帖投進。那管門的見沒有包兒，不肯傳票。反把

李虛齋唐突，次日李虛齋又來到寓所，望見歐公乘馬回寓，來到近
前，李虛齋叫道：「歐陽公道人在此相候，候久了。」歐公見了，連忙滾鞍下馬，草
得滿面堆笑，天道李恩兄今日纔來，遂相換到裡面，奉揖罷，嚇得那管門的
方纔把他的名柬呈上。歐公作色道：「既是昨日李相公有柬，怎麼到今日
纔把帖子來？」稟你這大胆候事，決重責三十。這管門的駭得雲飛天外。歐
公与李虛齋分賓主坐定，歐公方向何口起程至此。李虛齋把一路日期
遇着卞嘉為施弘德做一番事情，紙述一遍。歐公鼓掌叫絕道：「天下有
卞嘉這樣奇俠之士，几時得識他一面。」以滿我大願。李虛齋道：「他約來
及進京，相訪歐公，喜有相會期，遂入席飲酒。歐公又把別後遇着馮公前
後的事也述一遍。是夜就在歐公衙內宿了。至明晨下得床來，只見管門
長班姓段的來跪在廝上，連叩頭道：「我老奴有眼不識泰山，昨日傳遲

了李谷的帖子。恐怕今日老谷難為小的。要求李谷方便一聲。李虛齋叫
他起來。那長班又磕個頭。方爬起來。李虛齋道。老翁。你我自自然然。与你方
便。但是我相你三日之內。倘有大災。非人力可救。今晚黃昏時候。先有虛
驚。並不傷人。也要損兩件器皿。那長班未曉得。李老靈驗。口裡咄咄。答應心
內未肯全信。唯唯的自出去了。少頃。歐公出來。李虛齋把長班有災的話
說了。歐公道。既此。若有災。須求虛翁救他。一救。虛齋道。吾見此老。口咄咄
應心內。還求肯信。無不。自有驗。明日自來求我。那時救他未遲。却說那長
班。因李虛齋早間的話。也有三分不樂。臨晚回家。買了一壺酒。同妻兒。正
在吃夜飯。忽听一声响。夫妻大驚。移灯去看。却是灶前屋一根椽朽折。連
瓦跌下來。把一隻吊桶。一隻水缸。打個粉碎。方信李老之言。疑他是個神
仙。及至天明。走入衙內。見了李老。連忙跪下。把夜間之事說了。又問。明早

有甚災殃。要求仙谷救命。連連叩頭。虛齋叫他起來。道。你不要心慌。今晚
可虔心齋戒。明日黃昏時分。到我這裡來。我自替你策救。你过了一日。歐
公因馮迪替來。答拜李虛齋。備酒留他。三人方纔入席。那長班直到虛
齋坐邊。叩頭求救。李虛齋將面前一杯酒。口中念咒。甚奇。文將左指在酒
面上。蜚了几句。向長班耳邊說了。几句。便把這杯酒。与他拿去。馮公見
這牽動。便問道。是甚緣故。李虛齋道。天机不可豫洩。稍停兩個時辰。便見
分曉。馮公亦不再問。且自飲酒。將及二鼓。忽聞外邊喧嚷。歐公問。是何事。
家人進來。稟道。是絲線街一家火起。歐公失驚。道。絲線街。就是長班的
所在。虛老之言。驗矣。可速往救。也是陰隆。虛齋笑道。且待一刻。自見明白。
少頃。雷霆頓起。大雨。盆。下了一個時辰。方上。忽見長班來拜謝。李虛
齋。你道他為何來。謝面來。長班領這杯酒去。依李虛齋的言語。當夜不

脫衣服坐在屋裡。點三炷香。供那酒在桌上。守到二更。將燈忽聞。聞壁垂
烈之聲。四面叫喊。救火連天不絕。他便捧這杯酒。到庭心。向東南方。誦太
上老君急。如律令。勅將酒望空一灑。可煞作怪。霎時烏雲四起。雷雨交
作。此時火勢甚猛。被這雨衝得。有氣無力。連間壁的房子。也止燒得一間。
那火便熄了。只聞得遍地酒氣。知這雨是虛齋請來救他。所以前來拜謝。
馮歐二公。聞知此事。無不駭異。長安城內。都說歐陽季士。有個仙人在家。
夜其士庶來拜見的。推擠不開。到明幸七月。卽卞嘉領兒子進京應試。原
來卞嘉之子。小名天節。律千州字。有二。博通六經。綜貫百家。十二歲。已入
泮宮。今年十五歲。正屬貢興之秋。父子兩個來京。就試入了都門。未曾覓
寓。先到卽府。此時汾陽王郭子儀。年已八十三歲。月擁一班歌童舞女。逍
遙歲月。聞卞嘉來拜。卽忙出迎。就叙了許多寒暄。隨即差人送至章敬寺。

行寓。次日卞嘉父子來拜。李虛齋。盜門後。進兩個柬帖。一個教弟卽玉一
個眷姪卽十州。歐公便問。此是何人。虛齋道。是貧道說的。卽卞嘉這寫眷
姪的。就是他令卽。歐公遂請進相見。言論投機。留飯終日。方散。次日虛齋
到章敬寺。答拜。卞嘉也留他酒飯。直到晚上。虛齋令從人出。語卞嘉道。弟
覩貧橋梓氣色。令魁當魁一省。却因這显名上。起了一個大禍。數應抄家
滅族。若能父子分離。潛身五六千里外。方能免禍。至十六年。骨肉完聚。令
卽富貴。非常。那時三代榮華。且有一段奇。怪。的姻緣。持揭榜後。自當
水陸兼程。高道矣。小弟亦有一件是非。凡有喪身之禍。又連累兩位大臣
休官罷職。這是教之前定。說不得了。此言不可漏洩。有干天。道。道罷持。却
到八月初旬。貢院收拾齊整。三場考完。到揭曉之時。卽十州竟中了解元。
及赴鹿鳴宴。時座師房師。及許多人等。見解元是個垂髫童子。兼又生得

清秀風流莫不稱奇。宴罷回寓拜了父親。卜嘉一時憂喜交集。你道為何他生平極重李虛齋的術數。前月對他說一席說。今日十州果中註元。是應了當魁一省之言。又說因此生出患難。一家折斷。要骨肉完聚。待十六年後。所以一喜一憂。不能暢快。是晚郭令公區陽漸。李虛齋皆送酒到寺稱賀。一晚熱鬧。自不必說。席散各人皆去。只有李虛齋未去。虛齋曰。貧道獨後去者。無他言。今日此來。一則恭賀令嗣。二則與兄餞行。愚言在前月之夕。不必再實。自今大難臨身。到明早必不見容。速歸貴府。即日去棄家園。遠處避到了中。途就有不測之禍。但須骨肉分離。自然逢陰而安。亦有錦囊四封。倘逢患難之處。可開一封。視之自有解救。三日後貧道也避厄出都。冷淡或獲一語。未可知也。說罷墮床而別。是夜卜嘉收拾起身。趕回家去。喚文月家人。每人賞銀二十兩。叫他遠去生埋。和田八千畝。

交与本外菴院。使他叔租以濟孤貧。自己單裝兩車細軟。四個家人四個婦妾。當時李阿壽夫婦極死。号泣要跟家主。連夜攆行。走出潼關。向山東去了。不題。且說李虛齋別了卜嘉。回到署中。對歐公道。弟有一件大是非。恐不利于台公。明日即便遷寓。到旬兒處去。到了次日。告辭遷寓。看官聽說你道。虛齋所言的是非。從何而起。却起在節十州的主考楊炎身上。原來這楊平章取千印解元。年少才高。又是世家。心中大喜。連序齒錄。都分付梓人刊刻。裝釘齊整。送與同寅同袍。當時送與一位新授同平章事的官員。那平章事的是誰。就是當初未遇時。來謂節卜嘉。笑殺衆人。他沒趣。跟去的兇臉。盧杞便是。盧杞自那年。懷恨在心。祭憤讀書。得授魏科。三四年。遂居是職。德宗因他有口才。心常愛他。用以為相。楊炎因輕視無吝。母托疾。不與會。食祀甚恨。之今日看見送一本解元誅卷。上有齒錄。寫弟

一名卽十州。父卽玉縣廩膳生。祖卽駱吏部左侍郎。但慶下猛然想起前事。不寬大怒。罵道：這被死的奴才。倒有這樣好兒子。萬一他連科起來。我要出這口氣。便煩難了。不如趁早下手為強。千思萬想。沒個緣由。猛然想起。都中有個道人李偓。人稱他是半仙。如今瀋鎮給。反我。我就在此人身上。生出波瀾。到個本兒。說他妖言惑眾。與卽玉朋黨。潛往京師。為外藩耳目。共謀不軌。况卽十州係我仇人楊炎門生。皇上方與炎有隙。吾今進上之意。奏炎有異志。交結左道。可不一網打盡。算計已定。寫成本章。五鼓奏上。果大怒。批下旨來。楊炎賤為崖州司馬。卽玉李偓并芬鎮撫司。於究竟旨一下。錦衣衛官同一班。後後來見盧杞。杞討個詳細。遂往章敬寺來。拿方進寺門。忽然狂風大作。甚是利害。但見山崩嶺裂。石走沙飛。陰雲密布。伸手不辨五指。自辰時亂起。直至雞鳴方息。把這十六個奴才。在黑暗

裡。凍徹一晝夜。手脚麻木。動彈不得。黎明風定。走入方丈。尋到寓所。房門大開。並無一人。問衆僧時。俱說卽下嘉父子往五台山進香已去了數日。李道人昨夜好的。在房裡燒香打座。不知怎麼樣不見了。莫不是他曉得未來之事。借此惡風。遁去了。大家委決不下。衆人只得帶了寺僧。回覈盧杞。盧杞怒道：這一發是妖人了。又具本稟奏。遂移文各處。函影形圖。要拿李偓。又令一班錦衣補飛騎。到集矣村。捉卽王父子。限三日往返。錦衣衛星夜飛奔。一日夜已到卽家門首。見門封鎖。壁上貼一張曉諭。上寫道：集矣村卽府元某志甘泉石性好空門。今同子眷往五台山修行。凡尔家人各散營業。所有租田。尽捨寺院。尔寺母得仍居宅內。此諭。

那錦衣衛官看了各面。相覷無可奈何。只得拿了鄉隣保甲地方。進京。回話。盧杞見個個。都獲不着。把差官下獄。株連了許多無辜的人。行文

書到四方州縣。厥緝務在必獲。後來因卽卞嘉一人推毛求疵。凡與往來者。如李士歐公都御史馮公。皆草戕回鄉。欲知卞嘉如何。再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全友誼太守棄官 遊奸銘英雄遇舊

却說卽卞嘉行十餘日。已到山東地方。此地漸有水路。免得車馬之勞。不半個月。已到淮安府了。這知府姓樂。名爲善。字与人。壬戌會魁。福建寧人是。卞嘉八拜的盟兄。是日拜客回。未幾橋上過往。下一看見船頭上好。像卽盟弟。卽差人去問那船。可是長安集矣村卽相公麼。卞嘉也正看橋上篙內。是樂与人。要轉入艙避他。已差人來問。只得答應道。是差人忙去回稟。樂知府便回篙到船上來拜卞嘉。寧十州相迎到艙中坐下。卽問卞嘉何故挈家遠來。卞嘉因外邊耳目衆多。移椅後。膝低。將李盧齋一番透述了一遍。樂公搖首稱奇。就說。晚刻專屈到敝署領教。卞嘉重

三苦辭。樂公定要留宿一宵。卞嘉推却。不過只得許了。樂公回府不多時。差人請卞嘉父子赴席。当晚一飲。達旦。卞嘉正欲告別。忽聞外邊傳柳亂敲。振京中有緊急公文接遞。忙接進來。遞與樂公。樂公折開一看。上寫道。刑部尚書劉爲移文。知會奉旨。廣緝左道惑民事。執平章事。盧所奏。赴犯三名。一李倭。係妖道。江西建昌人。一卽玉。係廩膳生員。本京集矣村人。一卽十州。係新科解元。卽卽玉之子。三犯俱于八月廿八日。逃蒼出境。此乃欽犯。務在必獲。為此文移天下。凡州縣。聞津營。洗細加盤詰。拿佳之日。星夜解京。倘有容留。并縱逃者。罪同本犯。例斬。須及移文者。樂公看畢。駭得目瞪口呆。半晌做聲不出。卞嘉不知就裡。問道。樂盟兄。有甚利害事情。如此動神。樂公喝退從人。把拿文書。遞與卞嘉看了。就驚得如泥塑一般。却與十州疑揣道。我平日從沒有個姓盧的冤家。就是父亲

居官四十年也未曾有仇人姓盧的想了一箇。猛然想着前日做扑蝶會時。有個姓盧的來拜。被衆人喚他貌醜他不終席而去。必是此人無疑。下樂公連嘆几声。竟躡進私宅裡去。十州道。父亲不必驚慌。前日李虛齋付我四個救急的封兒在此。今日正是第一件難處的大事。何不拆一封來看。忙向腰间解開汗巾取一封折開一看。却是寸許長一幅素箋。上寫道

樂公能為兒作梅福

登舟可速至焦山

下嘉看完暗自驚駭。道李虛老如何就曉得有樂公了。正在沉吟之際。樂公躡出後堂來。見左右無人。对下嘉道。今日之事。甚是難處。全喬梓則禍在弟。為弟計則慮及兄。勢不能兩全。弟適与批荆商量。萬無奇策。惟有挈家与兄偕遁。為高下嘉听了道。老盟台黃堂宣政。正得志皇途之日。奈何以愚父子自作之孽。遺累盟兄。樂公笑道。盟兄之禍。不过由奸佞報施私

怨。非出皇上之意。今日宵山盈朝。正疾人遁跡之日。弟棄此五斗。犹如飛蹤。寧忍听兄父子受此奇禍乎。愚意已決。請勿再言。下嘉見他志決。方取李虛齋授他的錦囊。与樂公觀覽。樂公道。擬李道兄這數。諛弟為兄棄官了。遂僉票出去。說本府要往焦山進香。速備大船兩隻。民壯三十名護衛。令家人收拾囊資。將印紗帽擺在後堂。望北八拜。辭謝君恩。就出後堂封鎖。随同下嘉父子并家眷火速登舟。兼程趕至揚州鈔關。上見是隣府太守。守座船不敢盤詰。關山放過。又行半日。就到瓜州。又值順風。扯起大篷。不多時至焦山脚下。忽見後面三四隻戰船。連声吶喊。一有追來。樂公下嘉暗。驚駭。忽見山上一人叫曰。卽老兄何來。緩也。下嘉父子全樂公回頭一看。見是李虛齋。心中大喜。虛齋將手中羽扇望江連搖三搦。只見後面許多兵船。尽皆退去。不得近來。遂跳上船來。將盧杞一席話說了一遍。下

嘉尚掄退去許多兵船。是甚來歷。虛齋道。此必淮安軍門差來追兄。與樂公的官兵。因吾兄拜樂公時。人已聞兄姓氏。今又同載而來。樂公官守右身。豈可擅離汛地。且又挈家而來。動人疑心。自然將此情飛報上台。差兵追趕。下嘉又問道。目今如何得脫這虎口。虛齋道。弟有定計。已向東海龍王借得三刺神風。自然有處安身。但兄今日疎骨肉相離。去此不遠。亦自有安身之處。姻緣奇遇。却在于此。但若仍舊男粧。恐有人知識。恰好兩耳有釧眼。須扮作女娘。方可安身免禍。就令十州去拜辭陸氏。母親隨取零碎銀子。帶在身邊。洒淚分別。不一時。十州自頭至足。改扮一個女兒。出來比其的佳人更勝十倍。連樂公看了。也辨不出。當下李虛齋口中不知念此甚麼。忽然天昏地黑。狂風大作。舟中之人。覲面不分。汝我就此大風中。把仰十州忽然不見。响了三個時辰。纔得風平浪息。下嘉等開眼一看。

見兩船同泊一處。天已垂暮。隔岸是一條大江。因問虛齋。此是何地。虛齋道。此古豫章饒州府。便是仰樂二人太駛道。焦山至此二千餘里。如何三個時辰就到了。虛齋道。兩兄洪福。貧道畧施小術。所以到此。請少停片刻。弟上崖去。尋一個好友相迎。虛齋去了半個時辰。只見一簇大簷。二三十個火把。來接兩家宅眷上去。走了一会。到一個所在。進了三四重門。進一重掩一重。到第五重。方有兩個主人來接。下嘉見了。吃了一驚。原來是施弘德父子。他兩個倒身下拜。道。若非恩兄昔日之情。愚父子枯骨已朽。下嘉謙說不敢。又與樂公相見。內裡姑媳也出來。接了兩家宅眷入內。多晚炊飯通宵。自不必誦。飲罷。弘德便請仰樂二人同李虛齋步到一個所在。却是個人跡不到之所。原來施弘德是個有名財主。他的房子深遠高。大却又宅內靜處。開下六七間地窖。一狀樣書房臥室。与地無異。只有一處。

下去是個神仙不知的所在。樂公下嘉看了虛齋道。兩兄有此地容身。貧道就放心了。今且暫別。不時又來相探。辭了出來。分付弘德謹慎。不可露出馬脚。若有出頭日子。我自來報說罷。飄然而去。不題。却說這下嘉的船。隻是靠安軍門差來的。向日樂公挈家眷出境。就有人來報知軍門。說有姪郎的同行。故軍門差人追趕。到焦山下。戰船被風吹開。過了三時。惡風那船竟不見了。只得回稟軍門。軍門即時題疏。未知卻十州被惡風吹去。何處且看。下回分解。

